

为官当思 三不欺

《史记》云：“子产治郑，民不能欺；子贱治单父，民不忍欺；西门豹治邺，民不敢欺。”“三不欺”的故事流传至今、影响深远，虽说结果都是“不欺”，但达到“不欺”的方法却各有侧重，其中蕴含的理念值得深思。

子产是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、思想家。子产执政后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：为田洫，作丘赋，铸刑书，“不毁乡校”，闻闾庶人议政。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，他事必躬亲，并且明察秋毫。

改革初期，国人对子产并不理解，贵族咒骂他，子产毫不退却，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好处，即便身死也要做下去，推行改革，不能半途而废，他决心坚持到底。三年之后，他将郑国治理得国泰民安。子产去世时，郑国百姓“丁壮号哭，老人儿啼”，说：“子产去我死乎！民将安归？”孔子也哭着说：“古之遗爱也。”

子产相郑，事无巨细、亲力亲为，并且做到了明察秋毫，故“民不能欺”。

子贱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。子贱在单父为官时把单父治理得很好。巫马期治理单父，每天早上星星高挂天上时就出门了，直到晚上星星又高挂天上时才回家，日夜不得安宁，这样才把单父治理好。巫马期向子贱询问他轻松治理好单父的缘故。子贱说：我的办法是凭借众人的力量，你的办法是依靠自己的力量。光依靠自己的力量当然劳苦，动员众人的力量当然安逸。

孔子也曾向子贱询问治理好单父的方法，子贱答：尊重当地的贤人高士，务求人尽其能。孔子感叹道：要是以子贱的工作方法，去治理更大的地域，同样会卓有成效。

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人，魏文侯时任邺令。初到邺城时，他拜访乡里长老，询问民生疾苦。百姓告诉他：“苦为河伯娶妇，以故贫。”原来，流经当地的漳河经常发水，一些地方官和巫婆神棍们勾结起来，谎称得经常为河伯娶亲以安抚河伯不发怒，每年借此敛取百姓钱财，用其中部分为河伯娶妇，余下的则共分。他们看到百姓家的漂亮女子，便说这女子合适作河伯的媳妇，实际上是让被选中的女子活活淹死，致使百姓“多持女远逃亡”。

西门豹看穿了其中的把戏。又到了河伯娶亲时，他主动要求为新娘送行，然后以姑娘不美，需通知河神另娶为由，将巫婆神棍相继投入河中，令长老、官吏、观者皆惊恐，从此不敢再说为河伯娶亲的事情了。西门豹接着组织百姓开挖渠道，引漳水灌农田，百姓开渠感到劳累，对西门豹有些怨言。但西门豹坚持推行，渠通后，邺县皆得水利，人民以给足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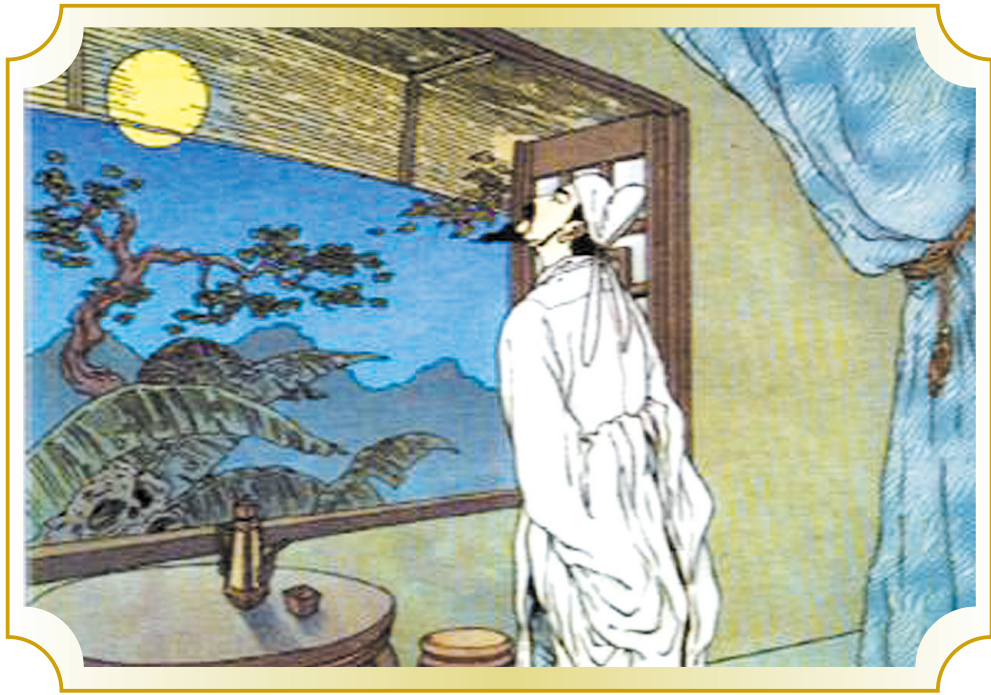
西门豹治邺，颁布律令，禁止巫风，官吏百姓皆对其敬畏，故“民不敢欺”。

三国时，魏文帝曹丕和大臣们谈论“三不欺”哪种施政方式更优。钟繇、华歆等人回答：为政以德，则下不忍欺；为政以察，则下不能欺；为政以刑，则下不敢欺。“三不欺”虽方法各异，却是异曲同工，归结为一点，即一心为民者，则民“不欺”。③6

摘编自《中国组织人事报》

《静夜思》在流传中有哪些讹误

李白的《静夜思》是流传很广的一首古诗：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除了它是诗仙的名篇之外，通俗易懂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。不管男女老幼，不论文化高低，无须注解，都可以读明白。可是，这首通俗的诗似乎经不起推敲。



诗画李白

躺在床上能举头低头？

有解读认为，这首诗意境是这样的：前两句描写的是客中深夜不能成眠、短梦初回的情景。这时庭院是寂寥的，透过窗户的皎洁月光射到床前，带来了冷森森的寒意。诗人朦胧地乍一望去，在迷离恍惚的心情中，好像地上铺了一层白皑皑的浓霜。再定神一看，周围的环境告诉他，这不是霜痕而是月色。月色吸引着诗人抬头一看，一轮娟娟素魄正挂在窗前。秋夜的太空是如此的明净！这时，诗人完全清醒了。

对这样的解释，质疑者颇多。既然是“短梦初回”，那一定是在床上躺着。正常来说，躺在床上是没办法“举头”和“低头”的。即使不说“举头”“低头”的问题，当时的窗户一般是糊纸的，既没有玻璃，也没有塑料纸等透明

的东西，人在屋里举头又怎能望到“一轮娟娟素魄正挂在窗前”？

再说，如果是睡在床上，那一定是在房间里。房间里怎么会结霜呢？按生活常理，只有在可能下霜的地方，人才会联想到霜。屋里什么时候也不可能下霜，为什么诗人在屋里会“疑是地上霜”呢？因此，还有人断定，诗中的“床”肯定不是睡床。

又有人提出，这里的“床”应解释为“井床”，就是井上的围栏。《静夜思》描绘的是：朗朗月夜，诗人倚井栏而立，仰望着高悬夜空的秋月。月光似银，洒落在井栏四周，脚下一片霜色。还有人认为，井床不是井栏，而是辘轳底座。可不管是井上围栏还是辘轳底座，非圆即方，或近似方圆，哪个方位算是“床前”呢？

诗题中的“静”属于贅字？

其实，这些问题大多是因版本流传而造成的。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说：“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，事倍功半。”教育部颁布的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也强调，阅读古代典籍，注意精选版本。原生态的李白《静夜思》，本不会引发这么多争议。

现今传世的李白集，最早的版本是宋蜀刻印的三十卷本《李太白文集》。其中，《静夜思》并无“明月”，而是这样的：床前看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山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在这个宋蜀本《李太白文集》中，诗文凡有异文之处，均予以标出。但《静夜思》中没有标注任何异文，这就是说一开始就没有“床前明月光”和“举头望明月”这样的诗句。

现代人整理的李白全集有四种，即《李白集校注》《李白全集编年注释》《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》《李太白全集校注》。在这四种全集中，《静夜思》的原诗也以宋蜀本为是，但校注都存在一些问题。

例如，诗题《静夜思》都没有出校勘记。而王士禛《唐人万首绝句选》和沈德潜《唐诗别裁集》，诗题《静夜思》均作《夜思》。为什么要删去诗题中的“静”字？莫非是他们也认为这个“床”不能解释为卧具？因为如果“床”不是卧具，而是坐具或井栏、井台等，那“静”就成了贅字，当然要删去。

李白《静夜思》在流传过程中的讹误，远不止这两处“明月”。

到了清代，影响颇大、流传甚广的唐诗选本有王士禛的《唐人万首绝句选》、沈德潜的《唐诗别裁集》、乾隆御选的《唐宋诗醇》和蘅塘退士的《唐诗三百首》等。王士禛和沈德潜，既是著名诗人，又是诗歌理论家，而且都身居高位。因此，后出的《唐诗三百首》便沿袭这几种选本。《唐诗三百首》后来居上，编定之初就“风行海内，几至家置一编”。这样一来，两处“明月”的《静夜思》便进一步普及开来。③6

摘编自《今晚报》